



# 蒲宁与纳博科夫： 一生的较量

БУНИН и НАБО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美】马克西姆·Д. 施拉耶尔 著  
Maxim D. Shrayer / 王 方 译

大师馆

# 蒲宁与纳博科夫： 一生的较量

БУНИН и НАБО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美】马克西姆·A·施拉耶尔 著  
Maxim D. Shrayer / 王 丹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6-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 /（美）施拉耶尔（Shrayer, M. D.）著；  
王方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3  
ISBN 978-7-5316-8666-8

I. ①蒲… II. ①施… ②王… III. ①蒲宁（1870～1953）—人物研究 ②纳博科夫, V.  
1899～1977—小说研究  
IV. ①K835.125.6 ②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730号

Бунин и Набо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Copyright © 2015 by Maxim D. Shray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ELKOST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rights@elkost.com) and Rightol Media（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ALL RIGHTS RESERVED

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  
PUNING YU NABOKEFU: YISHENG DE JIAOLIANG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美] 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Maxim D. Shrayer）著  
译 者 王 方 译  
选题策划 王春晨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张 浩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高秀革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http://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mailto: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66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666-8  
定 价 42.00元

……还有那主题、那痛苦的进犯和音乐所唤起的婚礼与永逝之间的纽带。<sup>①</sup>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菲雅尔塔的春天》(*Spring in Fialta*)

维也纳。12月17日电。今天在弗兰岑环道餐厅，奥地利著名作家阿图尔·施皮格勒用左轮手枪射杀了笔名为海因里希的俄国女记者，她也是许多奥地利与德国当代小说的译者。

伊万·蒲宁《海因里希》(*Генрих*)<sup>②</sup>

---

① 原文：“...и этот мотив, мучительная обида и музыкой вызванный союз между венцом и кончиной...” “венцу”一词在俄语中为多义词，兼具成功、皇冠、婚礼、头光之意，古意为基督头上的荆冠。婚礼的意项是从婚礼花冠引申而来，仅用于书面语。结合上下文，不难看出此句中“венцу”一词指的是婚礼。而将此句单独摘出，就产生了双关的效果。——译者注

② 这篇小说在不同中文译本中名称不同，一译《海因里希》(戴骥：《蒲宁文集》，卷3，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一译《亨利》(陈馥：《布宁文集》，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考虑到主人公笔名“Генрих”(按照俄文拼读规则读作“亨里赫”)并非俄国人名，而是来源于德国的男性名“Heinrich”，且主人公是用这个笔名在奥地利发表文章并从事翻译工作，故采用前一种译名。——译者注

# 前言

## *Foreword*

蒲宁与纳博科夫，是两位现代文学的天才，对我们来说，将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语言，也是时代，是天才的气量，也是侨民的生活与创作。但这两位作家之间还有另外一种联系。这本书引人入胜的核心情节便是蒲宁和纳博科夫多年来的复杂关系——相反个性的相互吸引与危险的过分亲近所构成的“爱与妒”的历史，喜悦赞赏与苦涩失落的历史。这些情节的高潮是一场文学上的决斗。

伊万·蒲宁（1870—1953年）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年）年长将近30岁，在纳博科夫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局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纳博科夫在侨民青年中崭露头角时还多少延续着——他年长的同代人、俄国海外作家同行——蒲宁的文体和叙事性传统，那么将近20世纪30年代初时，他就已经成了青年一代侨民作家中最具原创性的人物了。用蒲宁本人对加林娜·库兹涅佐娃（Галина Кузнецова）

的话说，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中“开启了一整个世界”<sup>①</sup>。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四月里的日子——我在那一天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蒲宁对年轻的纳博科夫造成的影响。那是在1991年的纽黑文，我差不多24岁，已随着家人离开苏联过了将近4年的侨居生活。我当时刚结束博士二年级的课程，必须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的讲习班写一份关于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期末作业。我整天地泡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那座伪哥特式建筑中的阅览室里。就在存放俄国战前书籍的那一层，他们拨给我一张窄窄的桌子和一个书架。在走廊暗仄书架成排的图书馆塔楼里，我被侨民出版物重重包围。这些出版物中，有些还是在外边难得一见的带作者题字与批注的珍稀版本，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几乎都已经成为神话了。

我工作的地方在一个曾用作射击孔的窗口旁，这个窗口冲着礼拜堂街——朝着名垂青史的摇滚与蓝调酒吧“蟾蜍吧（Toad's）”，几乎每周都有知名的乐手和乐队在这个酒吧登场。而此前一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纽约；我的诗和无韵文也刊印在移民出版物中，当时我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学术文章，并尝试用英语写无韵文。每当我在快入夜从大学图书馆走出来时总是欣喜若狂，为新发现的观念、诗歌和故事而兴高采烈，充满了浪漫的期望。我整个白天都用来研读有关纳博科夫的书籍和文章，一边还做着摘录，而到了晚上，就在酒吧和咖啡馆与一位名叫丽莎·M.（Лиза М.）的意大利姑娘会面，丽莎是经济学系的博士生，她来自博洛尼亚，穿着紧身短裙和鹿皮绒瓢鞋。出身于共产党员家庭的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光是犹太

<sup>①</sup>引自：加林娜·库兹涅佐娃：《格拉斯日记》（Грасский дневник），第184页，华盛顿，1967年；比较加林娜·库兹涅佐娃：《格拉斯日记，短篇小说，橄榄园》（Грасский дневник. Рассказы. Оливковый сад），第171页，莫斯科，1995年。

人，甚至是所有人都宁愿选择堕落腐败的西方（用她的话说，美国是“加倍腐败堕落的”）也不肯选择苏维埃的天堂。“你们为什么跑出来？我不明白。”丽莎·M. 摊开两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我，一个被限制出境的苏联犹太人的儿子；她，一个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女儿——超越政治、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来谈情说爱。

1991年4月的这一天，户外煦暖晴明，我拿着报纸坐在耶鲁图书馆内院的长椅上。当时的体验近乎醍醐灌顶。把大西洋的海风吸入肺中，沉浸在鱼腥味、碘的气味和拍岸海浪的腐败气味之中，我突然意识到，在文艺学领域根本就没有人记述过蒲宁和纳博科夫较量史。当时的纳博科夫研究者和蒲宁研究者几乎都还从未考究过与这两位作家私人关系、文学关系相关的档案遗产。纳博科夫和蒲宁的通信也尚未得到过研究和发表……

……当然，那天晚上我约会迟到了，在咖啡馆门口，怒火中烧的意大利姑娘以最优秀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传统方式迎接了我。从她的慷慨陈词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为了“那些被人遗忘的白俄作家”舍弃了她的爱情——说实在的，“对一个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和人民情谊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就是那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已经有了弄清楚这两位作家关系的愿望。1993年秋天，我为搜寻资料来到了英国，在英国利兹大学的俄国档案馆有一套蒲宁的档案，是由当时的保管研究员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和工作人员费心整理而成的。我在利兹初次读到了留存至今的纳博科夫写给蒲宁的书信，并开始研究蒲宁的日记，开始试着深入研究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全部情况。第一次利兹之行过后，在出现对构建两位作家关系有重要意义的新信息，或考证出这样那样的重要细节时，我又去过那里几次。除了利兹，我还在布拉

格继续做了更多的工作，在布拉格的克莱门特学院（Климентинум）地下室的斯拉夫图书馆里，厚厚的灰尘之下保存着规模最大的一宗侨民报刊收藏，这是前俄罗斯海外历史档案馆（РЗИА）<sup>①</sup>留下的。我也曾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查找过纳博科夫的档案，还曾到蒙特勒登门拜访过如今已故的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1995—2002年，我和同仁理查德·戴维斯一起发表了蒲宁与纳博科夫的一些书信，其中包含两位作家大约20年间的大部分通信，也是各档案馆收藏的二人通信中最有趣的部分。<sup>②</sup>幸存下来的书信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给蒲宁和薇拉·穆隆采娃·蒲宁娜（Вера Муромцева Бунина）的信共有20封，蒲宁写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信有3封，还有一些书上的题词。纳博科夫在战前<sup>③</sup>的档案文献有一部分已经失散，其余的书信看样子也没能留存

① 俄罗斯海外历史档案馆（Русский загранич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由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设立于布拉格，1920年创立，1945年停止工作。——译者注

② 见，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诗学，参照安东·契科夫与伊万·蒲宁作品》（*The Poetics of Vladimir Nabokov's Short Stories, with Reference to Anton Chekhov and Ivan Bunin*），博士学位论文，耶鲁大学，1995年；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伊万·蒲宁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较量诗学》（*Иван Бунин и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Поэтик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И. А.蒲宁与俄罗斯20世纪文学》（*И. А. Буни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第41—65页，莫斯科，1996年；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纳博科夫与蒲宁：比较较量诗学》（*Nabokov and Bunin: The Comparative Poetics of Rivalry*）；《第12届斯拉夫语研究国际研讨会美国文稿》（*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lavists*），罗伯特·A.马圭尔（Robert A. Maguire）与艾伦·廷伯莱克（Alan Timberlake）编，第182—196页，布鲁明顿，1998年；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伊万·蒲宁：重构》（*Vladimir Nabokov and Ivan Bunin: A Reconstruction*）；《俄罗斯文学，特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Russian Literature, Special Issue: Vladimir Nabokov*），43卷，第339—411页，1998年；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纳博科夫与蒲宁：较量诗学》（*Nabokov and Bunin: The Poetics of Rivalry*）；施拉耶尔：《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世界》（*The World of Nabokov's Stories*），第239—292页，奥斯汀，1998年；施拉耶尔：《纳博科夫与蒲宁，较量诗学》（*Набоков и Бунин. Поэтик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施拉耶尔：《纳博科夫：主题与变奏》（*Набоков: 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第128—192页，圣彼得堡，2000年；《В. В.纳博科夫与И. А.蒲宁通信》（*В. В. Набоков и И. А. Бунин: Переписка*），施拉耶尔序，马克西姆·D.施拉耶尔，理查德·D.戴维斯编辑、注释；《自两岸：20世纪本土与海外俄罗斯文学》（*С двух берегов: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В. А.克尔德什（В. А. Келдыш）与Р. Д.戴维斯（Р. Д. Дэвис）编，第167—219页，莫斯科，2002年。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译者注



下来。我也曾埋首于蒲宁与他妻子的日记，直到不久前，这些日记才以删节版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sup>①</sup>一些与两位作家都熟识的文学家的书信和回忆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文学家包括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Георгий Адамович）、马尔克·阿尔达诺夫（Марк Алданов）、妮娜·贝尔贝洛娃（Нина Берберова）、鲍里斯·扎伊采夫（Борис Зайцев）、安德烈·谢德赫（Андрей Седых）、格列布·斯特鲁维（Глеб Струве）等人。对蒲宁与纳博科夫之间关系的重建将填补俄罗斯文化史上一个明显的空白。

关于蒲宁与纳博科夫的较量，我已经思索了二十多年。越是潜心研究这些材料，我便越倾向于认为《暗径集》（*Темные аллеи*）是蒲宁在与纳博科夫文学较量终极阶段的一次出击，是对纳博科夫最优秀的俄文短篇小说【《皮尔格拉姆》（*Пильграм*）、《完美》（*Совершенство*）、《菲雅尔塔的春天》（*Весна в Фиальте*）、《云、湖、塔》（*Облако, озеро, башня*）等<sup>②</sup>】的回应。换句话说，年迈的蒲宁打算跟纳博科夫到“汉堡见输赢”<sup>③</sup>了。从我最初发表关于蒲宁与纳博

---

① 见：《蒲宁夫妇言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与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日记及其他档案材料》（*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3卷本，М. Э.格林（М. Э. Грин）编，法兰克福，1977—1982年。

② 小说“*Пильграм*”（《皮尔格拉姆》）的英文版名为“*The Aurelian*”，前者采用小说主人公姓氏为题目，后者采用主人公的身份为题目——可译作《采蝶人》；“*Облако, озеро, башня*”的英文版本名称为“*Cloud, Castle, Lake*”，前者可译作《云、湖、塔》，后者可译作《云、城堡、湖》。两篇小说都是纳博科夫用俄语创作，自己又参与了英文版本的翻译，故两个语种的名称可靠性相当，本书中作品中文译名皆遵从本书作者所用版本名称。——译者注

③ “汉堡见输赢”（по гамбургскому счету）这个表达方式是苏联作家、电影剧作家维克多·鲍里斯维奇·施科洛夫斯基（Виктора Борисовича Шкловского）（1893—1984年）在1928年最初使用的。他对这个表达方式的解释为：拳击手们平时都会应金主的要求耍诈、假摔，但他们每年都会一度地在一所汉堡的小酒馆里聚会，关起门窗，来一场真正的痛快搏斗，在这里当一回真正的拳手，不要花样。作者将这个表达用在文学批评之中，使它获得了引申的含义——从纯粹的职业立场出发，充分发挥创造力。“汉堡见输赢”随即便在俄罗斯的文艺批评界流行开来，成了一个常用的说法。——译者注

科夫的研究成果至今，已有将近20年了。在我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的世界》（*Мир рассказов Набокова*）（1998年）和《纳博科夫：主题与变奏》（*Набоков: 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2000年）两书中，有很多章节是关于两位作家的较量的，但这些内容相当分散。不仅是蒲宁和纳博科夫的书迷，就连俄侨中那些对俄罗斯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也对这两位作家的关系史不够了解。<sup>①</sup>是时候为这段历史单独写本书了，同时也需要将档案中找到的东西组织起来。下一个阶段就该开始详细研究弗拉基米尔·薇拉和德米特里·纳博科夫的全部通信与日记了，而纳博科夫研究者同仁们也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

在这本书付印之际，我想指出，蒲宁与纳博科夫之间文学较量的历史为我们验证文学演进机制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所持有的首先是形式主义者的经典思想——作家的身上会反映自己文学前辈的影响——同时我也持有后结构主义者关于文化代际动力学的

① 过去即便读者们能看到纳博科夫与蒲宁的交往与通信留下的档案遗产，也看不到原件，而只能看到断篇残简或盗版出版物。在这条路上，尤为成功的是通过“周日出版社”（Воскресенье）出版了多卷本И. А. 蒲宁“全”集（2005—2007年）的出版商，这套东西不仅破坏了知识产权（版权）和著作者人权，还翻印了他人的评论与资料置于自己名下【关于这段丑闻的若干细节见，奥列格·科罗斯捷列夫（Олег Коростелев）：《我向您宣战：致不务正业官员的公开信》（*Я объявляю вам войну: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чиновникам, лезущим не в свое дело*）；《俄罗斯杂志》（*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2008年10月6日号，<http://russ.ru/pole/YA-ob-yavlyayu-vam-voynu>，2013年8月19日；《纳博科夫保卫蒲宁：致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С. С.费多托夫》（*Набоков защищает Бунина: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директору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вто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С. Федотову*）；《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2008年4月17日，<http://www.novayagazeta.ru/arts/40609.html>，2013年8月19日；《И. А.蒲宁：新资料》（*И. А. Бунин.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О.科罗斯捷列夫，Р.戴维斯主编，第2卷，第4页，莫斯科，2010年】在盗版与非法利用文献资料的领域内，最近编纂的几本书的出版者也颇为突出，这些书中不仅私自暴露了作家的通信与日记，还利用了另一些人的零碎评论（有些地方完全没有注明引用来源）。见：《不像的肖像，同代人书信与日记中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0世纪10—80年代）》【*Портрет без сходства. 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 в письмах и дневник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1910–1980-е годы)*】，《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尼古拉·梅尔尼科夫（Николай Мельников）编，莫斯科，2013年。

观点。<sup>①</sup>尽管纳博科夫从这位年长的同代人那里受益匪浅，但他在战后的十年中还是选择对自己与无韵文作家蒲宁的文学亲缘关系缄口不言。蒲宁则一边向着自己的前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回归，一边力求赶上自己的文学“子侄”纳博科夫。蒲宁将纳博科夫视为俄侨作家中唯一的对手，他为了重新赢回自己的桂冠，创作了最后的杰作——他自己的文学遗嘱——《暗径集》。

М. Д. Ш.

2013年9—10月

南查塔姆-布鲁克莱恩

马萨诸塞州

---

<sup>①</sup> 收录在维克托·施科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论无韵文理论》（*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1925年）中的文章《“情节”之外的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не “сюжета”*）（1921年）里有句话：“不，问题在于，文学流派的代际传承不是在父子之间，而是在叔侄之间发生的。”引自：[http://www.opojaz.ru/shklovsky/vne\\_sujeta.html](http://www.opojaz.ru/shklovsky/vne_sujeta.html)，2014年3月20日。这种理念——是尤里·特尼扬诺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一系列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些文章包括《论文学进化》（*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эволюции*）、《作为演讲题材的颂诗》（*Ода как ораторский жанр*）、《论戏仿》（*О пародии*）、《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Гоголь*）。

# 序

## Introduction

### 较量诗学

1929年11月9日，法学教授兼文学批评家，后来做了修士的基里尔·扎伊采夫（Кирилл Зайцев），在巴黎的报纸《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蒲宁”的世界与“西林”<sup>①</sup>的世界》（《Бунинский» мир и «Сиринский» мир）<sup>②</sup>的文章。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1929年11月的《当代札记》（*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杂志上刚刚开始刊登纳博科夫的小说《卢任的防守》（*Защиты Лужина*）<sup>③</sup>。同一期杂志也节选刊登了蒲宁的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1928—1933年；完整版：1952年）。扎伊采夫觉得这两份文本出现在同一期刊

① 西林（Сирин）为纳博科夫自1929年至1940年所用的笔名。——译者注

② 扎伊采夫·К.:《“蒲宁”的世界与“西林”的世界》（《Бунинский» мир и «Сиринский» мир）；《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1929年11月9日。在巴黎的蒲宁档案收藏中，保存着这篇文章的剪报，还带有蒲宁的批注。在1933年蒲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基里尔·扎伊采夫还写出过一本关于他的书——《И. А. 蒲宁，生活与创作》（*И. А. Бун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柏林，1934年），这本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扎伊采夫唯一一本关于蒲宁的专著。

③ 《卢任的防守》（*Защиты Лужина*）是这篇小说俄文版本的名称，它的英译本名为《防守》（*The Defense*）。——译者注

物里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位批评家写道：“能给读者带来‘喜悦’（引号内原文为斜体）的书相当稀少……”扎伊采夫把阅读蒲宁的小说比作吸氧，他接着又说：

就这样，您就从蒲宁的诗意高空直接坠入西林的地下精神世界的绝对黑暗。……西林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无论如何，在您仔仔细细地读完最后一行后，会怀着怎样巨大的安慰合上书本啊。感谢上帝，不必再继续阅读这充满暗示的压抑呻吟，它所出色描画的，是那些无所凭借、也不为什么而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是人，而是似人之物，既不思索他们周围的世俗之美，也一点不去思索人性的灵魂之美，他们是天生眼盲的鼯鼠，在既无意义也无目标的漆黑无底洞里，无助、本能且不负责任地拱来拱去。像西林一样看待生活是多么可怕！而像蒲宁一样看待生活又是多么幸福！<sup>①</sup>

不论K.扎伊采夫对纳博科夫成就的评价如何偏颇，如何错误，这种比较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纳博科夫是蒲宁在文学上的对手这一命题业已存在。在1929年11月扎伊采夫这篇文章出现之前，纳博科夫已经在柏林出版了两部诗集和两本长篇小说，还在柏林的《鲁尔报》（*Руль*）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和评论。当时纳博科夫还有一部短篇小说与诗歌集《乔布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即将出版。尽管在1929年之前，纳博科夫

---

<sup>①</sup> 扎伊采夫：《“蒲宁”的世界与“西林”的世界》。关于扎伊采夫在文中对纳博科夫的评论，见，布赖恩·博伊德（Boyd, Brian）：《跟踪纳博科夫：论文选编》（*Stalking Nabokov. Selected Essays*），第154页，纽约，2011年。

也已经在首屈一指的“大部头”侨民杂志《当代札记》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但在《卢任的防守》1929年刊登出来和1930年出版单行本之前，纳博科夫在巴黎还不是很有名。正是这第三本长篇小说的问世，才让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圈里引起了轰动。用妮娜·贝尔贝洛娃的话说，“这位俄罗斯的大作家就像凤凰，诞生于革命与放逐的火焰和灰烬之中。我们的存在从此有了意义。我们整个一代人的清白已得到了证明。”<sup>①</sup>

不过还在1926年时，后来任伯克利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的格列布·斯特鲁韦（Глеб Струве）就曾在巴黎的《复活报》（*Возрождение*）上为纳博科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Машенька*）（1926年）写过评论，称纳博科夫是蒲宁的“徒弟”：“对于那些喜欢比较和追溯作家所受影响的人来说，如果不算屠格涅夫，那对西林的长篇小说影响最大的就得说是蒲宁了。蒲宁可以当之无愧地把西林当作自己的徒弟。”<sup>②</sup>两年后，巴黎《当代札记》的合作编辑、后来与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共同创立纽约《新杂志》（*Новый журнал*）的批评家、诗人米哈伊尔·采特林（阿马里）【Михаил Цетлин（Амари）】在评论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王、后、杰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1928年）时，明确指出了纳博科夫与蒲宁的创作之间的关系：

作者感受到了大城市（此处指柏林）及城市生活、街道、

<sup>①</sup> H.贝尔贝洛娃（Берберова Н.）：《我加的着重号：自传》（*Курсив мо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两卷本，第二版，卷1，第373—374页，纽约，1983年。比较贝尔贝洛娃：《我加的着重号》（*Курсив мой*），第371页，莫斯科，1996年。亦见，贝尔贝洛娃，妮娜（Berberova, Nina）：《30年代的纳博科夫》（*Nabokov in the Thirties*）；《纳博科夫：批评、回忆、翻译与献词》（*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第225页，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 Jr）与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编，埃文斯顿，1970年。

<sup>②</sup> 斯特鲁韦·Г.（Струве Г.）：《В.西林：玛申卡》（*В. Сирин. Машенька*），《复活报》（*Возрождение*），1926年4月1日。

小夜店和大商场的丑陋、粗俗及梦魇般的气氛。的确，这就是柏林，俄罗斯人眼中的柏林，一个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蒲宁笔下的彼得堡的作家眼中的柏林。想必西林看过《绞索耳》（Петлистые уши）<sup>①</sup>，这是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也会像蒲宁作品常见的情况那样令他感到意外。<sup>②</sup>

1929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亚历山德罗·阿姆菲捷阿特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мфитеатров）在贝尔格莱德的俄文报纸《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上对纳博科夫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玛申卡》和《王、后、杰克》做出了评论：

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者西林，是位充满幻想的唯美主义者和抒情诗人，有着美妙的印象主义倾向，他将会拥有相当远大的前程。他是个擅学之士。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中，他时而模仿Б.扎伊采夫，时而模仿И. А.蒲宁，不过也以“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展现出了自己的风貌。西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后、杰克》——一部力作：聪慧、才华横溢、富于艺术性的心理分析之作——是深思熟虑和发自内心的东西。既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整个场景都不是俄罗斯的（作者观察的区域是柏林的德国布尔乔亚富人区：若不是因为西林典型的俄罗斯式文笔，人

① 这篇小说创作于1916年，中文译本分别见：蒲宁：《圆环耳朵》《蒲宁文集》，戴骢主编，卷2，第8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布宁：《活套耳》《布宁文集》，陈馥主编，卷1，第3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本书中采用的译法遵从文中主人公对“Петлистые уши”的解释“窃种、天才、流浪汉和杀人犯都长着一双绞索耳，也就是长得像绞死他们用的绞索的耳朵”。——译者注

② 采特林·М.（Цетлин М.）：《В.西林の〈王、后、杰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В. Сирина）；《当代札记》（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928年，第37期，第536—538页。

们简直会以为这是一篇译著),那么他也应该去掉在这类我(可能不够准确地)概括为“外国味儿”(экзотическое)的异域文学中那种过于屈尊纡贵的派头。<sup>①</sup>

20世纪30年代初,包括弗拉基米尔·魏德勒(Владимир Вейдле)、亚历山德罗·库普林(Александр Куприн)、格列布·斯特鲁韦、格奥尔基·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 Федотов)和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Ходасевич)在内的一整批作家和批评家都将纳博科夫看成了蒲宁实实在在的文学对手。

《卢任的防守》给格列布·斯特鲁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纳博科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西林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Сирина)(1930年5月)。这时,斯特鲁韦开始为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中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进行辩护了,谈及纳博科夫的文学导师问题时,反驳了对纳博科夫模仿蒲宁的责难:“尽管《卢任的防守》中仍有个别地方授人以柄,让人把西林向着蒲宁拉近,但在这里已完全不能说是模仿了:整篇小说的构思中丝毫看不到蒲宁的影子。”<sup>②</sup>1931年4月,在巴黎《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的调查中,库普林选出的“近十年最优秀作品”为蒲宁的《中暑》(Солнечный удар)、瓦伦丁·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的《盗用公款的人》(Растратчиков)、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尤里·奥廖沙

① 《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贝尔格莱德),1929年5月22日。这段文字出自亚历山德罗·阿姆菲捷阿特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мфитеатров)发表的系列观察文章《流亡中的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изгнании)。引自:《А. В. Амфитеатров与 В. И. 伊万诺夫:通信》(А. В. Амфитеатров и В. И. Иванов. Переписка),约翰·马尔姆斯塔德(Джон Малмстад)作序并编辑,《往事》(Минувшее),1997年,第22期,第520页,附注7。

② 斯特鲁韦(Струве):《西林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Сирина),《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1930年5月17日。



（Юрий Олеша）的《嫉妒》（*Зависть*）。在这次调查中，霍达谢维奇选出的是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奥廖沙的《嫉妒》<sup>①</sup>。宗教哲学家和时评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在巴黎的杂志《数》（*Числа*）的调查中指出：“就在最近这几年，无比贫弱的海外文学倒使我们拥有了非常重要的作品：蒲宁和西林的作品。”<sup>②</sup>1932年，历史学家兼批评家尼古拉·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在当期的《当代札记》文学栏发表评论，精辟地概括了批评家们是如何看待纳博科夫在侨民无韵文界的地位的：

迄今为止，西林仍是许多人所反对的作家。或许还有着某种蔑视他的风气……对于他创作的性格，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很不喜欢，可以称他为蒲宁的继承者，也可以把他与低级趣味的西方小说家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法既不可信也无关紧要），但诚实地就文学事实而言，却既不能否定他画家般的异禀——他发掘人们习以为常的死气沉沉的视觉形式，并用发掘出的东西来展现世界的精湛技巧，也不能否定他了不起的布局谋篇的艺术——他在组织这些引人入胜的材料时，在细节与复杂性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sup>③</sup>

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博科夫和蒲宁的对立平衡甚至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引起了几次反响——他们被放到了老一代俄罗斯侨民作

① 见：《俄罗斯文学近十年最优秀作品》（*Самое лучше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1931年4月1日，第1—2页。

② 《文学调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анкета*）；《数》（*Числа*），1930年，2—3期：第318—322页。

③ 安德烈耶夫·尼古拉（Андреев Ник）：《当代札记》（第49期，1932年，文学栏评论）；《俄罗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1932年，4—6期，第183—184页。